

60岁识字老奶奶成网红作家



如同第一本书的姊妹篇,《长脖子》收集了聊斋般的民间传说,《俺男人》记录了各种家族故事……

很多人想象不到,这个“高产作家”从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房。

在家里,姜淑梅坐客厅沙发上,把沙发靠背放平搁在腿上,再垫上一块毡子,她就开始“码字”。打印纸的背面、各类包装纸、小孩子的作业本、医院就诊手册……手边有啥就拿啥写,还有的书稿写在纸条上。

这样的“伏案”写作,在当代“网红作家”里是别具一格的。

“女儿是我的老师”

为何活到60岁又开始识字?

姜淑梅说,1996年9月,老伴儿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,她一下子变得郁郁寡欢。担心母亲一蹶不振,女儿张爱玲想了个办法开导她:“娘,你学认字吧。”

没想到,同年12月,在北京进修的张爱玲收到了母亲写的第一封信。这封信,是姜淑梅问别人学几个月就写下几个,一连写了一个多月才写完的。

张爱玲回忆说:“娘不懂笔画,她不是写字,而是把每个字都当成一幅画,画出来的。”

为了识字,姜淑梅摸索出一些诀窍。她自己编歌词,让孩子们写在纸上,她照着编一遍地念。时间长了,自己编的歌会唱了,她也把字记住了。

别人上街问路,姜淑梅上街“问字”。广告牌、宣传单、公交站,还有看电视和小人书,只要看到不认识的字,她就张口问。

女儿张爱玲在绥化学院教书,也是一位作家。等妈妈认了不少字,女儿会把一些文学作品拿给她看。

“这个好看,有细节,真细。”姜淑梅赞不绝口,“我也有故事,我也要写。”

那时,姜淑梅已经70多岁,手颤颤巍巍,写出来的字笔画横不横、竖不竖,像锯齿一样,一天时间一句话都写不下来。挠磨了三五天,姜淑梅就不想练了。

“老人跟小孩一样,得靠哄。”张爱玲告诉她,“你写得挺好,我小时候学写字也这样,多练就好了。”

也许是觉得时间宝贵,姜淑梅是个勤奋的学生。每天凌晨三四点,天还没亮,她就摸黑起床了。打开台灯,开始了一天的写作。除了吃饭、上厕所,她基本都在写,像入了迷似的,有时一天只睡4个小时。

姜淑梅有一个笔记本已翻得毛了边,这是她的“生字本”,也是“字典”。“撇折”“撇子”“簪子”……里面塞满了各种口语、土话里的生僻字,大大小小密密麻麻,“大的是张老师写的,小的是我‘照葫芦画瓢’画下来的。”姜淑梅说。

对于姜淑梅来说,写字,就是写故事。

张爱玲告诉她:“娘,你就当对面有个人坐着听你讲,你就想你要怎么讲,人家才能听懂。”

“写自己经历过的、熟悉的,但是别人又不知道的事,就能写成独家和特色。”这也是姜淑梅的“写作秘密”。她笔下少有废话,总是直截了当,讲最有意思的故事,讲故事里最好玩的细节。

有一次,姜淑梅写了一篇关于“闯关东”的文章。拿给女儿看后,被评说“没细节,一篇得分三次讲,写成三篇故事。”她便翻来覆去,来回回回改了三遍。在讲“大宿舍”的故事里,“要是侧身睡会儿,再想平躺就难了,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地方占了”,她用寥寥数笔就把几十户人家躺在两张大通铺的情形勾勒了出来。

“一是哄,二是教方法,三就是要严格要求。”张爱玲解释道,在她知道怎么写之后,就可以批评了,该重写就必须重写。

好故事靠出门“上货”

这些故事源源不断,是从哪儿而来?

姜淑梅说,有的是她在老家亲历的,有的

是逃荒路上听来的,有的则是从邻居、乡亲那里“勾”出来的。等把自己的故事写完了,就“得去上货”。

“人家说‘采访’‘采风’,我不是知识分子,就说‘上货’。我知道,山中有好货。”姜淑梅说。

她和女儿利用暑假回到山东老家,走访亲戚,找村子里的老人讲故事。有时候一个老人讲完了,还会介绍另一个老人讲,跟滚雪球似的,姜淑梅搜罗了不少“好货”。

录音笔、笔记本、笔,是姜淑梅的贴身三件套。火车上、扑克牌局,都是她“上货”的地方。她只要看到脑瓜儿聪明的、会说话的人,就问:“你会讲故事吧?给我讲个故事吧?”有时遇到不知咋讲的人,她就先讲一个,把人家的故事“勾”出来。

就这样,她的写作半径,从自己的故事拓展到乡村的故事,又拓展到别人家族的故事。

但有时,“上货”并不容易。有的故事不精彩,她就不写了。有的人讲得虽好,但不让发表。还有的老人自己愿意讲,但儿女们不干。

“上货”过程中,姜淑梅有一种“危机感”。有一次,一个邻居老太太特别会讲故事,可等她过了几个月再去核实,怎么敲门都没应答,“人没了”。

把一沓沓手稿变成铅字,女儿是她的“第一编辑”。刚开始,姜淑梅写的没标点、没题目、没段落,这“三无产品”让人头疼。张爱玲便边把文稿敲进电脑,边让母亲坐在一旁,和母亲一一核实,随时修改。

给母亲当编辑,张爱玲坚持一个原则,就是“原汁原味”,她所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改错别字和病句,删掉多余的话。

“娘写故事,像刚出土的瓷器,可以去尘,但不能用力过猛,稍微把握不好力道,就容易碎了。”张爱玲说。

“不怕起步晚,就怕人偷懒”

有一天,张爱玲一进门,姜淑梅就说:“你跪下。”

“我犯啥错了,娘?”张爱玲心头一紧。

“我说跪下你就跪下,别冲着我,侧着跪。”老人坚决地说。

张爱玲刚一跪下,姜淑梅就乐了起来:“我说咋总画不对,这回明白了。”原来,姜淑梅在学画画,她用的笨办法就是照着实物“临摹”。

蜡笔、铅笔、水彩、墨汁,想用什么就拿什么。她画的多是民俗画,有的画还把书里的故事讲了出来,色彩鲜艳,很是有趣。

最近两个月,姜淑梅又拿起了毛笔,开始练书法。因为她曾“夸下海口”:“等我老了的时候,要成为四个‘家’——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、老人家。”

“不怕起步晚,就怕寿命短,千万别偷懒。”姜淑梅从没把写作、画画当成负担,而是“乐子”。

“娘操劳一辈子,其实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。以前,她的天地很小,用她自己的话说,就是‘整天围着锅台转’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她不再拘泥于生活小事,开始为自己活。学认字,帮她推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。学写作以后,这个窗口更大了,世界也向她走来了。”张爱玲说。

如今,每次接受采访或者参加活动,母女两人都穿旗袍,不同季节选择不同材质和花色,母女俩总被人夸“太好看了”。一次,一位英国作家对姜淑梅说:“你不是文盲,你是女王。”

同样身为作家,张爱玲深感时代赋予她的机会。

以往作品传播靠文学期刊、杂志、报纸,作品发表也有一定门槛,把一些文学爱好者挡在了门外。

“娘最初的习作就是由我贴到博客上,得到了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,才有机会出书。”张爱玲说,近些年,不少像娘一样的草根作家都受益于网络,甚至掀起一阵民间讲述热。

有人说,她写的故事复活了艰苦岁月,让人看了揪心。姜淑梅说:“看俺的书,不要哭,不要流泪。事都过去了,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,俺也写不出这些书。写以前的苦,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。”

“她在打捞历史,”张爱玲说,“但她不知道,她感兴趣的只是故事。”

据《扬子晚报》

长江中下游等地

气象干旱持续发展

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(记者高敬)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张祖强9日介绍,今年9月以来,长江中下游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。

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。张祖强说,今年9月,黄淮中东部、江淮中西部、江南大部、华南北部等地降水量普遍不足30毫米,较常年同期偏少5至9成,湖北、福建降水量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少,安徽、湖南、江西均为第三少。同期,江淮西部、江南大部、华南北部等地气温普遍偏高1至4℃。

受持续少雨和高温天气影响,黄淮大部、江淮中部和西部、长江中下游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。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、河南、云南南部等地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,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、江西北部、湖南东部和安徽西南部达到特旱程度。

他介绍,截至9月30日,鄂湘赣皖四省中旱以上面积达62.8万平方公里,重旱以上面积41.4万平方公里,特旱面积11.2万平方公里。湖北干旱范围最大,湖北东部的黄冈、黄石、咸宁等地以及江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旱情较为严重,农业生产和水产养殖受到严重影响。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偏低,进入枯水位时间比常年大幅提前。

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王兵说,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等地的干旱现象目前还在持续,预计10月份江淮、江汉、江南地区的降水还是总体偏少,气温偏高。鄂、湘、赣、闽等地气象干旱有可能持续或者进一步发展。

内蒙古侦破一起积压

23年的重特大命案

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9日电(记者刘懿德)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9日发布消息,办案民警日前侦破一起23年前的重特大命案积案,在辽宁省鞍山市将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押解回通辽市。

1996年1月28日19时许,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称,通辽市一街道一家4口被杀,有财物被抢走,另有邻居2人被重伤,嫌疑人案发后逃离现场。民警及时赶赴现场开展侦查,并分兵多路走访摸排,却始终没有获得有效线索。

多年来,通辽市公安局一直坚持紧盯该案不放。近期,办案民警通过刑事技术手段,初步认定辽宁省鞍山市的褚某具有作案嫌疑。经精心侦查研判,民警发现褚某与其关系网中的祝某有结伙作案嫌疑。

专案组民警随即赶赴鞍山市开展工作。经技术比对和外围摸排,确定祝某、褚某为该案嫌疑人,并于日前成功将他们抓获。经审讯,犯罪嫌疑人祝某、褚某供述称,1996年冬,他们来到通辽市推销君子兰,但没赚到钱,于是萌生了抢钱回家过年的念头。他们对23年前的这起案件供认不讳。

据介绍,2016年以来,通辽市公安局开展了积压命案攻坚专项工作,此案为该专项工作开展以来侦破的第35起积压命案。